

◎李叔德/著

孟浩然 新传



著名作家李叔德呕心沥血推出最新长篇力作

世界级山水诗大师孟浩然的第一部传记小说

颠覆 孟浩然『柔弱书生』的集体意象

塑造 孟浩然诗·酒·剑人生的世俗实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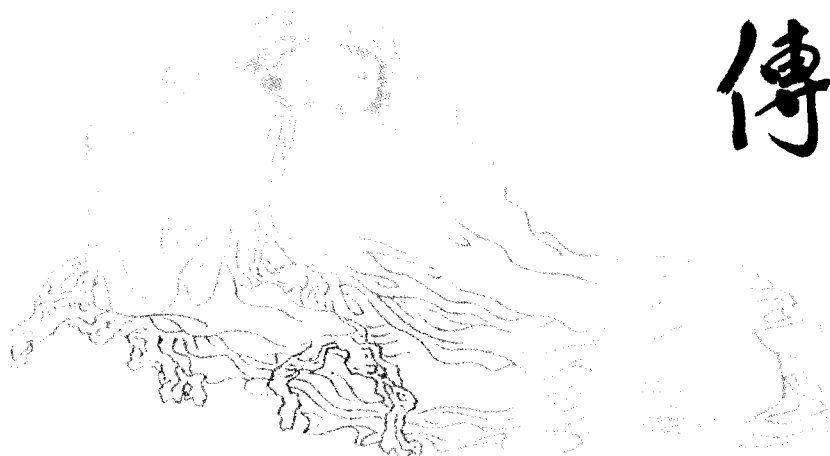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孟浩然新傳

吳文甫題

◎ 李叔德、著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浩然新传/李叔德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7-216-04869-5

I. 孟…

II. 李…

III. 孟浩然(689~740)—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373 号

孟浩然新传

李叔德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67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341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35.00 元

书号:ISBN 7-216-04869-5/K·525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作者简介

李叔德 1947年10月生，湖北人，生于襄阳，长于荆州松滋。毕业于鲁迅文学院首期，后入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武汉《江城名流》丛书主编。著有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四十部，短篇小说集三部，共计三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奖项。

主要人物表

孟浩然 生活在唐开元年间的山水田园派代表诗人
李隆基 创开元盛世的大唐皇帝

何去非 女侠客 孟浩然情人
张徐徐 孟浩然之妻
青草儿 农家女
路玉娘 京城名伎
告 八 孟浩然仆人
孟浩然 鹿门山庄主人 孟浩然堂弟
张子容 孟浩然挚友 小官吏
王 迴 孟浩然棋友
如 梦 何去非女徒
如 幻 何去非女徒

姚 崇 开元时丞相
张 说 开元时丞相
张九龄 开元时丞相
李 白 大诗人 孟浩然诗友
王 维 京官 孟浩然诗友兼推荐人
王昌龄 孟浩然诗友
韩朝宗 荆州刺史兼推荐人

安禄山 唐朝异族将领 后起兵叛乱
李林甫 唐朝丞相 张九龄政敌
童 安 京城富豪 李林甫爪牙
老瞎子 童安手下武卫总管
朱 杰 武林败类

小 杀 突厥可汗
颉利发 突厥将领

目 录

孟浩然新传

第一章	东都神宫初演戏	鹿门孟庄喜添丁	/1
第二章	沐血雨新皇主政	谈古今老臣献策	/10
第三章	告八起死长门洞	浩然初会蛇皮鞭	/20
第四章	钟鼓楼拆字戏儒	鱼梁洲博弈定亲	/29
第五章	金县令严刑索贿	韩公子句诗救人	/42
第六章	赴南阳白日惊艳	宿山庄夜半遇险	/49
第七章	姚崇灭蝗排众议	浩然咏竹求干谒	/57
第八章	漫游蓟门观花灯	直驱胡营破杀气	/70
第九章	一行独创大衍历	昌龄抢吟清秋曲	/83
第十章	季王爷海岛灭门	小隐娘雪山复仇	/95
第十一章	老瞎子鹿门作恶	何去非孟庄行善	/106
第十二章	朱杰无德失蛇鞭	告八有福娶美人	/114
第十三章	李隆基泰山封禅	贺知章大殿主礼	/123
第十四章	颧利发赤面逼亲	孟浩然白袖救驾	/133
第十五章	金县令成刀下鬼	李太白作江上吟	/143
第十六章	四才子醉酒斗才	三美姝舞剑夺美	/153
第十七章	张说失宠开元帝	孟六初遇张九龄	/163
第十八章	昌龄才惊学士阁	浩然情迷童安府	/173
第十九章	王维乱墨涂诗尾	皇帝猝然会布衣	/188
第二十章	王昌龄得意中举	孟夫子黯然归乡	/199
第二十一章	燕国公复位举贤	唐玄宗放虎归山	/208
第二十二章	故人西辞黄鹤楼	告八北上丞相府	/220
第二十三章	孟浩然寻吴游越	张子容携友望海	/230
第二十四章	诗人乘桴浮于海	大盗遇赦赧于颜	/239

目录

孟浩然新传

第二十五章	李太白作襄阳歌	孟浩然成酩酊醉	/251
第二十六章	唐玄宗杀子黜相	李林甫封官进爵	/260
第二十七章	告八血战无名溪	九龄坐镇荆州府	/270
第二十八章	张九龄求佛是假	何去非美梦成真	/284
第二十九章	民女卖尊告官府	浩然拍案写状词	/297
第三十章	玉娘三哭殉旧情	白袖一怒斩新贵	/306
第三十一章	青草儿喜作新妇	张子容仿建旧亭	/316
第三十二章	金城悲逝吐蕃国	玄宗梦谱紫云回	/328
第三十三章	谪仙独爱孟夫子	侠女犹怀薄情郎	/343
第三十四章	风急天高送诗魂	云昏日暮空襄阳	/360

第一章

东都神宫初演戏 鹿门孟庄喜添丁

公元 689 年即大唐永昌元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无论从政治气候或是从自然气候来看,永昌元年都显得暧昧不清、风云莫测。

这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中原的大部分地区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江河在厚厚的云层下闪着微光。驿道上除了公差策马溅着泥水前进以外,鲜有行人。

此前,不断从东京洛阳传出各种相互矛盾的政治消息,令人无所适从。厚厚的皇城内刀光剑影,每天都有杀戮发生,深更半夜总见一队队抬着死尸的士兵们在大街上匆匆而过。有关皇太后擅权的传闻一则比一则耸人听闻。

随着时间的推移,幕后的真相渐渐清晰。在某次万像神宫的皇家祭祀活动中,出现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

这天清晨,出席祭祀仪式的文武百官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奉诏赶赴万像神宫。皇室祭拜祖先,当然应该是皇帝进行头祭,大臣们指望李唐皇室至少要保持这最后一点尊严。随着沉重的礼乐缓缓响起,人们惊讶而绝望地看到,走在金黄色皇辇最前面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太后武则天。她摇晃着满头的珠光宝气,旁若无人地昂首袅袅而行,后面跟着睿宗皇帝李旦和尚未成年的皇太子李成器。突然,皇太后停住脚步,扭头向儿子说:“皇帝,你来头祭吧。”睿宗皇帝连忙俯首辞道:“大唐天下治理得好,全凭母后英明调度。今天自然是母后头祭。皇儿怎敢越俎代庖?”太后满意地笑笑,不再多说,上前在神案上点燃一炷香,代表皇室进行头祭。睿宗皇帝和自己的大儿子,像两只温顺的羊羔,始终不敢抬头,老老实实进行着二祭和三祭。

跪在四周的、忠于李唐的臣子们心中涌出一股悲哀之情:李唐王朝徒具空壳,大权已经完全旁落在了这个武姓女子手中。

宫中的音乐依然不徐不紧地进行，长长的队伍在台阶上蠕动，神宫内外卫士们持剑警惕地巡逻着。神色庄严肃穆的皇太后一面点香祈祷，一面用眼角侦察着身后这一大批男人们的表情，企图寻找潜在的异己势力。她那锐利的目光就像草原上的烈风，扫到哪里哪里的脑袋便低垂下去。

音乐响彻天空，整个盛大庄严的祭奠活动井然有序地进行。不过，它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形式，一切仅仅是为了树立武氏权威而演的一出戏。除了主角以外，其他人不过只是道具。

就在那一年，远离京城的襄州，汉水之滨，鹿门山下，一个叫孟庄的村子里，一场血腥的夺嫡之争也在暗中进行着。

清冷的早晨，迷雾在墙头流动。孟老员外家忠实的仆人虎二沿着甬道踟蹰着向上房走去。他皮肤黝黑，浓眉大眼，手脚勤快，是个快乐的年轻人。不过今天他显得心事重重。

虎二穿过幽暗的前厅，走到后院台阶上轻声说：“夫人，我来了。”

高高的上房传出一缕细若游丝的声音：“来了就好。”

虎二诚惶诚恐说：“有事吗？”

老夫人略略提高了声调说：“还有最后的机会。”

虎二站在门口，低着头，不敢正视老夫人那近乎于绝望的神色。

如果不见其人仅听其声，老夫人那数十年不变的嗓音清亮纯净，如同少女一般温柔无邪。但是孟庄的佃户们都知道，那温柔的声音中却往往暗藏杀机。

老夫人问：“虎二，这些年我对你怎样？”

虎二略略抬头感激地说：“夫人其实就跟我的再生父母一样。是您把我从乞丐堆里拎出来，没叫我冻死饿死；又是您叫我在老爷跟前伺候，懂得了礼义廉耻；我长到二十岁，您又赏赐一名女人使我成家。就连我的名字虎二也是您给取的。您说别人家把奴才看成狗，可是您把我当成一只虎。虎跟狗可大不相同啊！”

这些话虽然说过很多遍了，但是每一遍都令虎二自己很感动。

“这次的事情却迟迟不成。是不是你对那小妮子有什么非分的想法？”

老夫人的话正说到虎二的心上。他浑身一颤，头低得更厉害了。他想辩解，却只是嚅嚅不能出声。

老夫人三十年前嫁到孟家之后，只生了两个女儿。或许是受到当时权倾朝野的则天皇后影响，老夫人不愿丈夫娶妾生子，却想从娘家的侄儿中选一个来继承孟家的香火。她娘家姓丁，丁姓兄弟们也争气，生了许多丁姓的男孩子。一个肥头胖脑的叫丁风的小男孩常常被送到她这位姑妈这儿，一住就是半年。人们背后都说这丁风恐怕就是将来孟庄的主人了。

后来孟老员外不顾夫人的反对，强行娶了两房偏室，但年轻的新妇却总是屡屡流产，竟没有替孟家生下一男半女。孕妇们之前都喝了虎二送去的皮蛋粥。虎二说是自己媳妇熬的，其实那都是老夫人的杰作，里面掺有奇效的堕胎药。不过，艰难度日的农夫们一年上头都在喝粥，谁也没把流产与皮蛋粥联系在一起。就算有些精明的人隐约猜测到一点真相，也不敢吱声。这件事情关系甚大，老夫人整治下人的手段很厉害的。

此刻夫人的声音渐渐严厉起来：“小妮子对你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事若办成了，在孟庄难道还有你办不到的事吗？糊涂！”

虎二皱了皱眉，他有点委屈，因为他对小妮子虽有非分之心，甚或非分之举，但并无苟且之事。虎二忘不了当年孟家收下小妮子的情况。那天他随着孟老爷渡江进城，在鱼梁渡口的沙滩上碰到一群从河南南下逃荒的饥民。其中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跑到他们跟前，伸出肮脏的小手，乞求说：“叔叔大爷，给俺一点吃的吧。俺全家都饿死了，只剩俺一个人了。”

虎二看那丫头不过十来岁，说一口熟悉亲切的南阳家乡话，出于乡亲情份，就想救她。但满沙滩都是饿红了眼的饥民，不可造次。主仆二人上船后，虎二开口请孟老爷收留那小姐，孟老爷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等咱们从城里转来时，你把她带回去。”虎二立时仆倒船舱给老爷咚咚叩了两个响头，说：“我代那小老乡谢谢您啦！”

小妮子进了孟家后，开始在厨房里打杂，虽说勤快伶俐，混在那一群粗丫头里，倒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有年梅雨季节孟老爷出门访客，在山路上遇到倾盆大雨，被困在凉亭中。碰巧小妮子路过，把自己的油笠给了老爷，扶送他回家，自己则浑身淋得透湿。孟老爷见她手脚勤快，性格沉稳，口舌伶俐，人又聪敏，就抽她到书房里听候使唤。

小妮子得知是虎二开口求老爷救的自己，就把虎二当成家乡大

孟浩然新傳

哥，大小事情都找他商量，后来渐渐长大，也不晓得回避。日子久了，虎二就借机做出些搂腰亲嘴的亲热动作。小妮子往往挣脱开来，瞪他几眼，倒也不十分生气。

谁也没想到，从沙滩上牵回的那枯瘦如柴的小人儿几年后就变成一位大美人儿！也没谁能料到，小妮子在书房伺候三年后，竟被年近花甲的孟老爷看中收房，更没谁能料到，她立刻就替孟老员外怀上孩子！此前满院的人都喊她“小妮子”；小妮子有了身孕后孟老爷给她改名“茵茵”，身份介于主、仆之间。只有老夫人依旧喊她为小妮子。

不管是小妮子还是茵茵，这河南小姐跟虎二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当然，自从茵茵跟了老爷后，虎二的亲密举动就再也不敢有了。

此时在老夫人的逼视下，虎二跪在地上说：“虎二不敢。小妮子怀上后，我先后给她送了四次粥。有一次是后院的狸花猫儿扑翻了碗；有一次是茵茵——小妮子自己翻胃全吐出来了；有一次大概是药的分量不够。最后一次是——”

老夫人叹息着止住了他：“机会还是有的，就看你用不用心了。”

虎二低头应道：“是。”

从前，虎二每次给孕妇们送堕胎粥的时候，并不觉得对不起老爷。在他看来，老爷死后，这庄子将来给了谁，于他都一样，于死去的老爷也一样。直至事情轮到茵茵这里的时候，虎二犯愁了。他知道，茵茵一旦替孟家生了儿子，就会母以子贵，一步登天，成为孟庄的主人之一。而老夫人从此会被冷落。一边是乡情如海的茵茵，一边是恩重如山的老夫人，两难的选择令虎二彻夜睡不着觉。

老夫人又说了：“从前，你常往厨房跑，后来又往书房跑，这其中缘故，除了老爷谁不知道呢？”

虎二脊梁骨冒出了冷汗。夫人这是在暗示他与茵茵有染。不管是真是假，老夫人只要放出一丝此类的闲话，他就会被老爷逐出农庄，带着妻儿流浪街头。甚至老爷震怒之下，将他乱棒打死也有可能的。

虎二最终下了决心，按老夫人的话去做。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再说他扼杀的不过是一个尚未成形的胎儿。这次老夫人的药下得特别重，就算小妮子喝上半碗也够她受的。

茵茵是个聪慧的姑娘，她懂得自己从怀孕的那一刻起，就成了这个院子里许多人的心腹大患。这些敌人或明或暗，总想杀死她的孩

子，必要的时候连她一锅端也会在所不惜。她谨慎小心，高度警惕，住在自己的寝室里足不出户。但她不会防备亲如兄长的老乡虎二。当虎二端着热气腾腾的皮蛋粥进来时，茵茵感激地喊了声“虎哥”，双手接了过来。

虎二眼睁睁地看着茵茵那张红润小嘴凑到碗沿，小口小口啜呷着。

这时孟老爷进来了。六十岁的孟老爷是习武之人，虽说年逾花甲，身体只是略微发福，步履仍旧矫健。

茵茵连忙放下碗站起身。

虎二恭敬地退到一旁，心里砰砰直跳。孟老爷一旦知道了他的谋杀计划，肯定饶不了他。

孟老爷是来找一张字帖的。孟老爷在茵茵这儿留宿得多了，不免会遗忘一些东西。茵茵立刻弯腰帮年迈的丈夫找了起来。

虎二立在一旁，看那碗可怕的粥，起初热气袅袅，渐渐冰凉了。

两人找了半天也没有。孟老爷猛然想起那张贴子其实放在书房里，老年人总是忘性大。茵茵服伺着老爷，没有时间端粥。

虎二犹豫再三，还是对茵茵小声提醒道：“粥，粥！”

茵茵便端起碗。

孟老爷提脚准备走了，回首瞟了一眼，随口说道：“冷了就别喝了。”他晚年即将得子，对这个怀孕的小妾自然疼爱有加。

虎二想起夫人的神色，咬咬牙说：“别浪费了。”

不料孟老爷是个典型的乡绅，对粮食很有感情，他伸手端过那粥道：“我喝。”仰面几口，“哧溜哧溜”把一碗冷粥吸得干干净净，然后舔舔嘴走了。

虎二心里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也松了口气。老夫人总不至于去怪罪老爷吧？

孟老爷喝下那冷粥几个时辰后，肚腹开始绞疼起来。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胃肠不佳，经不起毒药的折腾，可怜的老爷子足足拉了半个月的肚子，人瘦得皮包骨头，只剩一副衣架，几天工夫便巍巍颤颤，彻底衰老了。

虎二当然不敢再煮粥给茵茵喝了。他跟夫人合计着另想办法。可是没等想出办法来，茵茵就临产了。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暮春的早晨，孟庄的巷子口，骤然响起了一阵

孟浩然新傳

“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和人们欢乐的尖叫声。孟老员外的庭院里，年轻的侍妾茵茵替孟氏家族生了个宝贵的男姓后裔。该家族到孟老员外这一辈，已经是三代单传了。

那是个羸弱的婴儿，自从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就啼哭不止，任年轻的母亲怎么逗哄也不能让他稍停片刻。偏偏在那段时间，汉水流域阴雨绵绵，窗外的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整个天空似乎也决心陪这个婴儿哭泣到底。汉江翻滚着湍急的浪花，山坡上的树木默默忍受着寒冷，在雨中动也不动。小鸟和狐兔之类小动物不知道躲藏到哪里去了，山野间空空荡荡，了无生气。冬日凄迷的低温天气一直持续到晚春。农家纷纷叫苦不迭。

终于有一天，雨势渐收，天气转晴，山头跃出一轮灿烂的红日，阳光像金线一样穿过云层，朝四面八方射去，把大地变得五彩缤纷。树叶反射着亮光，道路迅速变干。草芽儿拼命生长，灌木丛里小动物们窜出窜进。熬过了冬天的蝴蝶和蜜蜂在树木枝桠间飞来飞去。

几股明亮的光束穿过窗纸投在帐帷上，那婴儿睁开了双眼，咽下哭声，把小脸努力朝窗户方向转动。这时，院中传来小鸟欢欣的啁啾，它们眨眼间就忘掉了寒冷带来的不便，无忧无虑地在枝头嬉闹着，扇动的翅膀发出很响的扑哧扑哧声。

年轻的母亲欣慰地看到：婴儿舔着粉红的嘴唇，安静地入睡了。

此后，茵茵发现，只要让这孩子跟大自然接触，比如抱着他在树林里穿行、或站在微风轻拂的路口、或爬山、或听流水潺潺，他都会变得很恬静很听话。当他稍大一些时，喜欢在小树林间游走，追逐在草地上觅食的小鸟，聚精会神地看着黄斑点的蝴蝶上下飞舞。有时则笑眯眯地坐在草丛间，好像正倾听什么神秘的声音；有时趴在草地上酣然入睡，让细碎的草根草芽沾满他的小脸。

病榻上的孟老爷给这个孩子取名浩，字浩然，大意是说他既然喜欢大自然，就会在肉体 and 灵魂中融入大自然的浩然之气，从而变得强健充实。

浩然因为喜欢溜到野外玩耍，常常有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有两次邻居把他从门前的北涧里捞了起来，当时他溺得奄奄一息；有五次庄户们在开往襄阳城的渡船里阻截了他，不知谁已经把他交给了人贩子，差一点就会被卖到天涯海角。浩然失踪时间最长的那一次尤其令

人惊心动魄。有天早晨孩子突然从大院里消失，足足半个月音讯全无，孟老爷和茵茵都快急疯了。后来，猎人们竟然在与鹿门山毗邻的更加高峻的狮子山的草坡上无意中找到了线索。他们看到一群时起时落的盘旋飞翔的长尾蓝鸟，接着看到那些鸟原来是在庇护着地面的一个什么物体。猎人们赶过去驱散鸟群，发现一个小男孩儿趴在草地上酣睡，怀里还搂着一堆野果草莓，正是失踪的浩然。显然有人把孩子抱到这荒山野岭希望他被狼吃掉，就算不被野兽吃掉也会被饿死。谁料满坡的山枣板栗救了孩子。这次事件后，孟老爷为杜绝后患，决心要查出幕后的阴谋策划者。他令经常出入内院的仆人、婢女、厨子、马夫等排成一列，叫孩子指认是谁把他抱上后山的。孩子咬着嘴唇东瞧瞧西望望，望到谁谁的脸就白了。他在虎二面前站的时间特别长，虎二已经吓得七魂出窍。可是孩子似乎记性不好，朝着这一排大人们瞟了几眼，望着望着就跑到一边追逐小花狗去了，此后追查只好不了了之。

几天后，老夫人郁郁去世。虎二也得了场大病，辞了内院的差事，主动到田地里干活。又过了月余，孟老爷也作了古。

丧事已毕，茵茵把虎二叫到上房。虎二正要迈步跨进门槛，茵茵止住他：“就站在屋檐那儿。”然后轻轻地说：“你知道我喊你来干什么的吗？”

虎二回答：“不知道。”其实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美事。如今茵茵独掌大权，说一不二，看在从前亲密关系的份上，叫他当二管家、大管家之类，甚至私下重续前缘也说不定呢！茵茵虽然现在成了夫人，毕竟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寡妇嘛！

茵茵见他那喜孜孜的模样，冷笑一声问道：“虎二，当年你在那碗皮蛋粥里放了什么？”

虎二茫然回道：“哪碗粥？”

茵茵道：“老爷那么好的身体，竟被你一碗粥毁了。若我喝了下去。情况又是怎样？”

虎二这才意识到，茵茵其实从事情开始就心里雪亮，这时候要秋后算账，急出一身冷汗，结结巴巴道：“我、我——”

茵茵板着脸道：“虎二，本来你是我救命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的。所以当时我猜到个大概，碍着老爷那一层，我没有揭穿。你虽有恩于

我，却有罪于孟家。老爷若地下有灵，不会放过你的。”

虎二吓得双膝卜通跪下，嚅嚅道：“奴才该死！”

茵茵道：“你还有一条路。”

虎二忙问：“哪条路？”

茵茵一字一板道：“一心归明，将功折罪。只要你死心塌地跟着我，保护好小主人。孟庄就依然是你的家。”

虎二感激地在地上砰砰叩着响头：“夫人您以后看我的。”

茵茵道：“当年老夫人对你好，无非是要培养一个爪牙而已。”

虎二道：“此后我就是您的爪牙了。”

茵茵想笑，又正色道：“虽说如此，我是个年轻寡妇，有多少人瞅着看笑话呢！不可不防。你以后无大事不要随便上我这儿来，一来男女有别，二来尊卑有分。听到没有？”

虎二低头道：“是，夫人。”

茵茵又道：“你若是犯上，我照样会叫人打断你的双腿。”

虎二小声道：“是。”

虎二见主人说完了，撒身退下。他人影刚到天井，又听身后主人叫停。

茵茵道：“什么虎二？龙、虎之名岂是你辈随便叫的？以后就叫胡二吧。”

胡二诺诺连声。他浑身冷汗地退出大院后心想：这小夫人比老夫人还厉害呀！

孟浩然跟同龄的孩子相比，有许多不一般的地方。他的父亲孟老员外直到六十多岁才有了他，而他的母亲茵茵当时才十六岁。一个衰老的生命和一个尚未成熟的生命的结合，当然不会有健康饱满的果实。幸亏孟庄处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大自然的滋润使孟浩然先天的不足得到后天的补偿。他喝着汉江的水，顶着从鱼梁洲刮过来的风沙，一天天长大了。

孟浩然满周岁时，武则天正式登位称帝，改国号为周，改年号为天授元年，以示她的皇帝称号是上天授予的。先前的睿宗皇帝李旦退位为皇嗣，好歹保住了性命。过了些时候，李旦再退一步丢掉皇嗣称

号，封为相王，彻底被逐出皇宫。皇太子李成器则变成一个与皇位毫不相干的一个普通小王子。

再过两年，孟浩然满三周岁时，洛京皇家祭祀活动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比他略大一些的七岁李姓小男孩居然向显赫的武氏皇权提出了挑战。这事看似不大，却意蕴无穷。它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时代在历史上地位之重要，不但决定了孟浩然那整整一代人的生存繁衍和事业理想，甚至影响了此后好多代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

而自幼体弱多病、并且敏感多情的孟浩然，则注定要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文化人物之一。

第二章

沐血雨新皇主政 谈古今老臣献策

三年之后。

武周长寿元年(即公元692年)某个春日的下午,武周皇家正在朝堂进行祭祀活动。

远方的邙山与白云相戏,若隐若现。

万像神宫耸立于成片宫殿之上,在洛阳城中显得格外雄伟壮观。

大殿内外寂静无声。只有飞檐下的风铃悠然自得地叮当作响。

如果你闭着眼睛,会以为这里空无一人。但是你睁眼一看,就会大吃一惊。

原来大殿里靠着廊柱两旁,密密麻麻站满了人群,色彩斑驳的隊伍一直排到殿外台阶下。

皇亲国戚、三公老臣们早已到齐,在恭候圣神则天皇帝的来临。计算起来,武则天到此刻为止已经做了三个年头的皇帝了。

俯首静候的人们虽然目不斜视,庄严肃穆,内心里却在猜测:今天皇帝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大家都知道,则天皇帝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她以太宗的才人,居然当上了高宗的皇后,就匪夷所思。为了解决身份的冲突,她出家在感业寺当了几天尼姑。就在这短短的出俗期间,她也不甘寂寞,写下一首大胆艳情诗《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
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
开箱验取石榴裙。